

乙

明  
利

卷  
一



列傳卷第十二

元史一百二十五

南京國子監

祭酒黃儒炳

司業葉燦



賽典赤瞻思丁子納速刺丁忽辛附

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菴伯爾之裔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太宗即位授豐靖雲內三州都達魯花赤改太原平陽二路達魯花赤入為燕京斷事官憲宗即位命同塔刺渾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管多惠

政耀採訪使帝伐蜀賽典赤主饋餉供億未嘗闕乏  
世祖卽位立十路宣撫司擢燕京宣撫使中統二年  
拜中書平章政事皆降制獎諭至元元年置陝西五  
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出爲平章政事蒞官三年增  
戶九千五百六十五軍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五鈔六  
千二百二十五定屯田糧九萬七千二十一石擢節  
和買鈔三百三十一定中書以聞詔賞銀五千兩仍  
命陝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屬並聽節制七年分  
鎮四川宋將胥萬壽擁強兵守嘉定與賽典赤軍對  
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典赤

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典赤竟往不  
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咲曰若等何見之  
小耶各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嘆  
服八年有旨大軍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  
於是賽典赤偕鄭鼎率兵水陸並進至嘉定獲宋將  
二人順流縱筏斷其浮橋獲戰艦二十八艘尋命行  
省事于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帝謂賽典赤曰雲南  
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詭厚者  
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拜受命退朝卽訪求知雲  
南地里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爲圖

政權採訪使帝伐蜀賽典赤主饋餉供億未嘗闕乏  
世祖卽位立十路宣撫司擢燕京宣撫使中統二年  
拜中書平章政事皆降制獎諭至元元年置陝西五  
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出爲平章政事蒞官三年增  
戶九千五百六十五軍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五鈔六  
千二百二十五定屯田糧九萬七千二十一石擢節  
和買鈔三百三十一定中書以聞詔賞銀五千兩仍  
命陝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屬並聽節制七年分  
鎮四川宋將智萬壽擁強兵守嘉定與賽典赤軍對  
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典赤

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典赤竟往不  
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咲曰若等何見之  
小耶咎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嘆  
服八年有旨大軍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  
於是賽典赤偕鄭鼎率兵水陸並進至嘉定獲宋將  
二人順流縱筏斷其浮橋獲戰艦二十八艘尋命行  
省事于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帝謂賽典赤曰雲南  
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譴厚者  
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拜受命退朝卽訪求知雲  
南地里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爲圖

以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爲備賽典赤聞之乃遣其子納速刺丁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至賽典赤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刺丁偕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爲宗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爲十二年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刺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十三年以所改雲南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教民

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  
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祕行  
鈔法民不便之賽典赤爲聞于朝許仍其俗又惠山  
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  
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及之有  
土吏數輩怨賽典赤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  
帝顧侍臣曰賽典赤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  
誣告卽命械送賽典赤馳治之既至脫其械且諭之  
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  
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扣頭拜謝曰某有

死罪平章旣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  
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典赤遣人諭以逆順禍  
福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典赤郊迎  
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蘿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  
從者問故賽典赤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  
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虜平民使不聊生及  
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  
請攻之賽典赤不可遣使以理諭之蘿槃主曰謹奉  
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典赤又不可  
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典赤大怒遽鳴金止之

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歎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典亦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酋長製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賽典赤居雲南六年至元十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齊經爲文致祭其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使者號泣震野帝思賽典赤之功詔雲南省臣盡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大德元年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謚忠惠子五人長納速刺丁次哈散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次忽辛次苦速丁元默里建昌路總管次馬速忽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納速刺丁累官中奉大夫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六年遷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二百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以馴象十二入貢有旨賞金五十兩衣二襲麾

下士賞銀有差會其父贍思丁歿雲南省臣於諸夷失撫綏之方世祖憂之近臣以納速丁爲言十七年授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尋陞右丞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薄貿易病民宜罷其一謂雲南有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尚存臣謂行省旣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在所當罷其一謂雲南官貢子弟入質臣謂達官子弟當遣餘宜罷奏可二十一年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奏減合刺章冗官歲省俸金九百餘兩屯田課程專人掌之歲得五千兩三十二年以合刺章

蒙古軍千人從皇太子脫歡征交趾論功賞銀二千兩二十八年進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以疾卒贈推誠佐理協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封延安王子十二人伯顏中書平章政事烏馬兒江瀚行省平章政事劄法兒荆湖宣慰使忽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雲南行省左丞阿容太常禮儀院使伯顏察兒中書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謚忠憲忽辛至元初以出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應對至元

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強盜往往群聚山林劫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忽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自歸忽辛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為賊今既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闥無間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為首者十輩來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衆悉驚怖失措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為民俾隨侍左右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群盜聞之相繼欵附二十一年授雲南諸路轉運使明年轉陝西道又明年授燕南河

北道宣慰司同知尋除南京總管三十年授兩浙鹽運使大德九年進江東道宣慰使改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再改雲南行省右丞既至條具諸不便事言于宗王請更張之王不可忽辛與左丞劉正馳還京師有旨令宗王協力施行由是一切病民之政悉革而新之豪民規避繇役往往投充王府宿衛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朝廷元額所無者悉籍為民去其宿衛三分之二馬龍州首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受宣勅納賊以示信事覺宗王為左右所蔽將釋不問忽辛與劉正反覆研鞫反狀盡得竟斬之軍糧支給地理

遠近不同吏貢緣為茲忽辛籍軍戶姓名及倉廩慶  
所為更番支給吏茲始除先是贍思丁為雲南平章  
時建孔子廟為學校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贍思  
丁卒田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舊藉奪歸之乃  
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為之教官文風  
大興王府畜馬繁多悉縱之郊敗民禾稼而牧人又  
在民家宿食室無寧居忽辛度地置草場搆屋數十  
間使為牧所民得以安廣南酋沙奴素強悍宗時嘗  
賜以金印雲南諸部悉平獨此梗化忽辛遣使誘致  
待之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忽辛曰汝欲還可納

印來酋不得已贖印以納忽辛置酒宴勞諷令偕印  
入覲帝大悅大德五年緬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  
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  
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為汝更之緬國主聞之遂  
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旦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  
德所致敢效方物既入帝賜緬國主以世子之號烏  
蠻等租賦歲發軍徵索乃集忽辛以利害榜諭諸蠻  
不遣一卒而租賦咸足俄有為飛語及符讖以惑宗  
王者忽辛引劉正密為奏馳報朝廷遣使臨問凡造  
言之徒悉誅之忽辛偕使者還覲大德八年出為四

元史卷一百一十二  
川行省左丞改江淞行省至大元年拜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以母老謝職歸養又明年正月卒天曆元年贈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國雍國公謚忠簡子二人伯抗中慶路達魯花赤曲列湖南道宣慰使

布魯海牙

布魯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兒八海牙父吉臺海牙俱以功爲其國世臣布魯海牙幼孤依舅氏家就學未幾即善其國書尤精騎射年十八隨其主內附克宿衛太祖時布魯海牙扈從不避勞苦帝嘉其勤賜

以羊馬糧帳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太祖崩諸王來會選使燕京總理財幣使還莊聖太后聞其廉謹以名求之於太宗凡中宮軍民匠戶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統之又賜以中山店舍園田民戶二十授真定路達魯花赤辛卯拜燕南諸路廉訪使佩金虎符賜民戶十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時斷事官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而布魯海牙小心謹密慎於用刑有民誤歐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旣而不懼乃曰誤歐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

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是時  
法制未定如有罪者主得專殺布魯海牙知其非法  
而不能救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際隸軍籍  
者憚於行役往往募人代之又軍中多逃歸者朝廷  
下制募代者杖百逃歸者死命布魯海牙與斷事官  
卜只兒按順天等路及至州縣得募人代者萬一千  
戶逃者十二人然募者聞命將下已潛遣家人易代  
募者布魯海牙聞之歎曰募者已懼罪往易逃者因  
單弱思歸情皆可矜吾可不伸理耶遂奏其狀皆得  
輕減有丁多產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即逃

者則曰此而不殺何以戒後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  
布魯海牙曰敗亂綱常罪固宜死此妓也豈可例論  
命杖之其執法平允類如此世祖即位擇信臣宣撫  
十道命布魯海牙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錢貸人者不  
踰時倍取其息布魯海牙正其罪使償者息如本而  
止後定為令中統鈔法行以金銀為本本至乃降新  
鈔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銀由是真定無本鈔  
不可得布魯海牙遣幕僚邢澤往謂平章王文統曰  
昔奉太后旨金銀悉送至上京真定南北要衝之地  
居民商賈甚多今舊鈔既罷新鈔不降何以為政且

以金銀爲本豈若以民爲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賞  
推戴之功也其爲本不亦大乎文統不能奪立降鈔  
五千定民賴以便俄遷順德等路宣慰使佩金虎符  
來朝帝命坐慰勞之賜以海東青鶻至元二年秋卒  
年六十九布魯海牙性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  
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幼時叔父阿里普  
海牙歎之盡有其產及貴顯築室宅旁迎阿里普海  
牙居之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爲言常慰諭之終無  
間言帝嘗賜以太府綾絹五千匹絲絮相等弟求四  
之一納其國賦盡與之無吝色初布魯海牙拜廉使  
命下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爲姓天其  
以廉爲吾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氏後或奏廉氏  
仕進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布魯海牙功多子孫亦  
朕所知非汝當預大德初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  
魏國公謚孝懿子希閔希憲希恕希尹希頽希愿希  
魯希貢希希括孫五十三人登顯仕者代有之希  
憲自有傳

高智耀子霄附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  
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太宗

訪求河西故家子孫之賢者衆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遽辭歸皇子闕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即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辯論辭

累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賚之智耀又言國初庶政章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

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  
故何如帝求報聘之使以析其問智耀入見請行帝  
問所答畫一敷對稱旨即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帝  
爲之震悼後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  
柱國追封寧國公謚文忠子睿

睿資稟直亮智耀之北使也携之以行及卒帝問其  
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闥  
恭謹詳雅久之授唐兀衛指揮副使歷翰林待制禮  
部侍郎除嘉興路總管境內有宿盜白晝掠民財捕  
者積十數輩莫敢近睿下令不旬日生擒之一郡以

寧擢江東道提刑按察使部內草竊陸梁聲言圍宣  
城郡將怯懦城門不開睿召責之曰寇勢方熾官先  
示弱民何所憑即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聽民出  
入貿易自便旣而寇以有備不敢進遂討平之除同  
僉行樞密院事遷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鹽官州民有  
連結黨與持郡邑短長目目曰十老吏莫敢問睿悉  
按以法闔境快之拜江南行臺侍御史進御史中丞  
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盜竊真州庫鈔三萬緡有司  
大索追逮平民數百人吏因爲奸利睿躬自詳讞而  
得其情即縱遣之未幾果得真盜復拜南臺御史中

元務持大體有儒者之風焉延祐元年卒年六十有六累贈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寧國公謚貞簡子納麟官至大尉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大夫

### 鐵哥

鐵哥姓伽乃氏迦葉彌兒人迦葉彌兒者西域築乾國也父幹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幹脫赤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比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那摩以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尊那摩為國師授玉印

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領迦葉彌兒萬戶奏曰迦葉彌兒西陲小國尚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不從怒而殺之帝為發兵誅國主元貞元年封代國公謚忠遂幹脫赤之歿鐵哥甫四歲性穎悟不為嬉戲從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兄幹脫赤子也帝方食雞輟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竒之加賜一雞世祖即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字於壁問誰所書僧對曰國師兄子鐵哥書也帝召見愛其容儀秀麗語音清亮命隸丞相孛羅備宿衛先是世祖事憲宗甚親愛

後以讒稍踈國師導世祖宜加敬慎遂友愛如初至是帝將用鐵哥曰吾以酬國師也於是鐵哥年十七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并氏女久之命掌饗膳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六年鐵哥奏曰武臣佩符古制也今長民者亦佩符請省之以彰武職從之十七年進正議大夫尚膳監帝嘗諭之曰朕聞父飲藥子先嘗之君飲藥臣先嘗之今卿典朕膳凡飲食湯藥宜先嘗之又曰朕以宿衛士隸卿其可任使者疏其才能朕將用之詔賜第於大明宮之左留守段圭言逼木局不便帝曰俾居近禁隴以便召使木局稍隘又何害焉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捕以充貢鐵哥曰捕獸充貢徒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從之十九年遷同知宣徽院事領尚膳監有食尚食餘餅者帝察知之怒鐵哥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內府食用圓米鐵哥奏曰計粳米一石僅得圓米四斗請自今非御用止給常米帝皆善之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杏兒之地獵人亦不刺金射兔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鑿杭

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鞠庾人其母病盜秬欲食  
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  
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  
二十二年進正奉大夫奏司農寺宜陞爲大司農司  
秩二品使天下知朝廷重農之意制可進資善大夫  
司農時司農供膳有司多擾民鐵哥奏曰屯田則備  
諸物立供膳司甚便從之桓州飢民鬻子女以爲食  
鐵哥奏以官帑贖之二十四年從征乃顏至撒兒都  
之地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鐵哥奏曰昔李廣一將  
耳尚能以疑退敵况陛下萬乘之威乎今彼衆我寡

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床鐵  
哥從容進酒塔不台按兵覘伺懼有伏遂引去帝以  
金章宗王帶賜之二十九年進榮祿大夫中書平章  
政事以病足聽輿轎入殿門帝嘗憶北征事不能悉  
記鐵哥條舉甚詳帝悅以金束帶賜之初詔遣宋新  
附民種蒲萄於野馬川晁火兒不剌之地既獻其實  
鐵哥以北方多寒奏歲賜衣服從之成宗即位以鐵  
哥先朝舊臣賜銀一千兩鈔十萬貫他日又賜以瑪  
瑙碗謂鐵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  
先皇故也大德元年加光祿大夫三年乞解機務從

之仍授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  
典故者帝曰惟鐵哥知之俾專其事凡廩餼金帛之  
數皆遵世祖制詔自今懷諸王之禮悉命鐵哥掌之  
七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平灤大水鐵哥奏曰散財  
聚民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不加賑恤民不聊生矣  
從之十年丁母憂詔奪情起復遼王脫脫入朝從者  
執兵入大明宮鐵哥劾止之王懼謝從幸晉山饑民  
相望鐵哥輒發廩賑之既乃陳疏自劾帝稱善不已  
武宗即位賜金一百兩加金紫光祿大夫遙授中書  
右丞相有訴寧遠王闊闊出有逆謀者命誅之鐵哥

知其誣廷辨之由是得釋徙高麗二年領度支院尋  
賜江州稻田五千畝仁宗皇慶元年授開府儀同三  
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乃進奏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  
賜還從之二年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疾歸皇太  
后令內臣問疾鐵哥附奏曰臣死無日願太后輔陛  
下布惟新之政社稷之福也是年薨賜賻禮加厚勅  
有司治喪事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  
國公謚忠穆加贈推誠守正佐理翊戴功臣封延安  
王改謚忠獻子六人忽察准東宣慰使平安奴太平  
路達魯花赤也識哥同知山東宣慰司事虎里台同

知真定總管府事亦可麻同知都護府事重喜隆禧  
院副使孫八人伯顏中書平章政事餘多居宿衛

列傳卷第十二

列傳卷第十三

元史一百二十六

翰林待制承旨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  
勳學蓋矣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  
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弘吉  
刺氏昭睿皇后之嫡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  
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  
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世祖悅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法安童侍

側帝語之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秋八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增食邑至四千戶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冬十月召許衡至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即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三年帝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

擇焉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問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四年三月安童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雖閑猶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爲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衆曰然事遂罷七年四月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書

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之故爾專權即不與卿議非是勅如前旨八年陝西省臣也速迭兒建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橫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勅中書詳議安童奏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十年春三月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弘吉刺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事冬十月帝諭安童及伯顏等曰近史天澤姚樞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汝等亦當一一留心參考豈無一二可增減者各令紀錄促議行之時天下待報死囚五十人安童奏其中十三

人因鬪毆殺人餘無可疑於是詔以所奏十三人免死從軍十一年奏阿合馬蠹國害民數事又奏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乞加黜汰從之十二年七月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太子比平王出鎮極邊在邊十年二十一年三月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即召見慰勞之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遂留寢殿語至四鼓乃出冬十一月和禮霍孫罷復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二年右丞盧世榮敗詔與諸儒條其所用人及所爲事悉罷之二十三年夏中書奏擬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

親擇餘皆卿等職也安童奏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  
為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  
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  
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  
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  
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  
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奏徵前吏部尚書李昶不  
起復奏賜田十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  
平之宗室誑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  
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

然不顧有乘間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近親  
也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良久曰汝等小  
人豈知安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  
省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  
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  
盡歸尚書屢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  
三十年春正月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年四十九  
雨水冰三日世祖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  
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大德七年成宗制贈推  
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

忠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子元都帶  
元都帶器度宏遠世祖時襲長宿衛父安童歿凡賜賻  
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撲馬歸葬只蘭禿先塋事母  
以孝聞成宗即位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領太常  
寺事爲請謚尚郊攝太尉奉冊上尊號廟號皇后尊  
號常侍掖庭贊書大政帝及中宮咸以家人禮待之  
大德六年正月薨年三十一至大二年制贈輸誠保  
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王謚  
忠簡子拜住自有傳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  
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愆  
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  
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即送繫  
府獄杖之皆竒其有識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  
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  
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  
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  
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  
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爲不能耶但吾弓力稍

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藉爲儒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減死希憲議當伏法已而大雨立應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至是命阿藍荅兒劉太平檢覈所部用史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己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己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孫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音至希憲啓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且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謀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哥搆亂北邊遣脫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奉莊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脫忽思怒槃不附己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即以己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啓其言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

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覬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即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僉久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立爲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爲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爲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闊

閣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已反殺所遣使者朶羅台遣人諭其黨密里火者於成都乞台不花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奧魯官兀奴忽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即位責任吾等正爲今日不早爲之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火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

隣奧魯官將與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北請并殺之二人自必死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旣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紐隣奧魯官得釋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出兵効力人人感悅八春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

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隣兄宿敷爲書招紐隣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方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後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

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  
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  
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  
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  
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  
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爲書  
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  
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叛者連  
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  
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

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  
陽之策果立勲効宋將家自錫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  
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壇反山  
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勲名因言文統  
用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  
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  
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  
降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壇叛亦脩城治兵  
潛畜異志帝因惑之命申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  
且覆以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

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  
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床  
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  
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道  
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  
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  
如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  
士也今為李壇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  
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  
實天遂允監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

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  
已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今世守至今將六十年  
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  
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  
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  
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  
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  
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  
必纓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  
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

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  
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  
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  
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  
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  
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願人主用不用爾有  
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  
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  
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  
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一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

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一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  
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  
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  
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  
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  
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  
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  
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  
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  
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能

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

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贖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旣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贖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贖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

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  
但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  
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  
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  
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  
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  
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  
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  
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  
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

年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自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  
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啓朕及  
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願退  
托耳遼寧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塔分地所在彼皆素  
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多親王使者傳  
命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  
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  
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  
榻上希憲命捧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  
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

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為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

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自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御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為願退托耳遼寧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被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多親王使者傳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為之請乃

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  
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  
餘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銜即與他郡之不  
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  
民爲甚希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  
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  
萬五千貫還歛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  
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  
於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  
荆南賜坐諭曰荆南入羊豕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

來者尚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  
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  
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  
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  
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  
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  
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  
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採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  
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  
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

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  
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美  
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銜即與他郡之不  
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  
民爲甚希憲面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  
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  
萬五千貫還歛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  
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  
於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  
荆南賜坐諭曰荆南入羊戎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

來者尚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  
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  
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  
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  
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  
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  
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  
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  
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  
宋故宫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

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為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歛於民不為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

氏重慶州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

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爲根本近  
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  
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  
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言不可帝  
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  
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  
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  
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  
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  
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

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省中  
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  
足卹輸忠効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旨曰上  
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群小吾爲卿除之竟爲阿合馬  
所沮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薦  
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  
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  
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  
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  
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己謂臯夔稷契

伊傳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如故子六人孚僉遼陽等處行中書事恪台州路總管怕中書平章政事忱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從弟希賢

希賢字達甫一名中都海牙伯父布魯海牙嘗曰是兒剛果當大吾家年二十餘與從兄希憲同侍世祖出入禁中小心慎密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選使往諭之廷臣推希賢至則布上意辭旨條暢至悔謝爲設宴贈貂裘一襲白金一笏還奏帝喜賜以御膳尋進中議大夫兵部尚書左丞相伯顏伐宋既渡江至元十二年春授希賢禮部尚書佩金虎符與工部侍郎嚴忠範秘書丞柴紫芝持國書使宋三月丙戌至廣德軍獨松關守關者不知爲使襲而殺之張濡以爲己功受賞知廣德軍明年宋亡獲張濡殺

元史列傳卷第十三  
之詔遣使護希賢喪歸後復籍濡家貲付其家希賢  
死時年二十九

列傳卷第十三

列傳卷第十四

元史一百二十二

翰林學士中書右丞相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伯顏

伯顏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為八隣  
部左千戶祖阿剌襲父職無斷事官平忽禪有功得  
食其地父曉古台世其官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  
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  
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  
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

弟妻之若曰爲伯顏婦不慚爾氏矣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四年改中書右丞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十年春持節奉玉冊立燕王真金爲皇太子十一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西行省爲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甲

戌朔會師于表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丙戌伯顏與平章阿木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灤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禦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用兵

緩急我則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十月戊午行大澤中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阿木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伯顏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獲數十人甲子次沙洋乙丑命斷事官楊仁風招之不應復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裨將傅益以水軍十七人來降虎臣等又斬其軍之欲降者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沙砲焚其廬舍

州燔漲天城遂破萬戶忙古及生擒虎臣王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丙寅次新城令萬戶帖木兒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丁卯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戊辰其總制黃順踰城出降即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呼城上軍其部曲即縋城下居誼邀入城悉斬之己巳其副都統制任寧亦降居誼終不出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遂併誅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十一月丙戌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

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藉遣官鎮撫伯顏不聽諭  
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木使右丞阿里海  
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木  
乃自来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  
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觀  
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  
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禔孫以遊擊軍  
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  
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  
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

午軍次漢口辛亥諸將自漢口開塢引船入淪河先  
遣萬戶阿剌罕以兵拒沙蕪口逼近武磯巡視陽羅  
城堡徑趨沙蕪遂入大江壬子伯顏戰艦萬計相踵  
而至以數千艘泊于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  
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被戰船在焉可攻而  
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  
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脩攻具進軍陽羅堡  
癸丑遣人招之不應甲寅再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  
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  
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

羸在此一擲尔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有術者  
 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伯  
 顏却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  
 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  
 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  
 則速遣人報我乙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  
 弘範忽失海牙折的迷失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是  
 貴來援遂俾阿木出其不意率萬戶晏徹兒忙古反  
 史格賈文備四翼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  
 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木登舟指示

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  
 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木橫身蕩決血戰中流擒其  
 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千餘  
 艘遂得南岸阿木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鬪  
 開而復合者數四南軍阻水不得相薄遂起浮橋成  
 列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等四翼軍舳  
 舻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  
 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丙辰阿木遣使  
 來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王達宋軍  
 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真魯僅以身免走至白虎

山諸將謂貴大將不可使逸去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丁巳伯顏登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也諸將稱賀伯顏辭謝之阿米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之己未師次鄂州遣呂文煥楊仁風等諭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汝輩何不速降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庚申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皆來與國皆以城降程鵬

飛以其軍降壬戌定新附官品級撤宋兵分隸諸將先是邊民戍卒陷入宋境者悉縱遣之丁卯遣萬戶也的哥總管忽都歹入奏渡江之捷分命阿剌罕先鋒黃頭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留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己巳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俾阿朮先據黃州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至黃州甲戌泚江制置副使知黃州陳奕隆伯顏承制授奕泚江大都督奕遣書至漣水招其子巖巖降遣呂文煥陳奕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復遣阿朮以舟師造其城下癸未伯顏至蘄州

景模出降即承制授以淮西宣撫使留萬戶帶塔兒  
守之阿木復以舟師先趨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在  
江州與知州錢直孫遣人來迎降丙戌伯顏至江州  
即以師夔為江州守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  
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聖天子明命興仁義  
之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知南康  
軍葉闡來降殿前都指揮使知安慶府范文虎亦奉  
書納款阿木遂率舟師造安慶文虎出降伯顏至湖  
口遣千戶甯玉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成乃  
禱于大孤山神有頃風息橋成大軍畢渡二月壬寅

朔伯顏至安慶承制授文虎兩湖大都督文虎以其  
後子友信知安慶府事命萬戶喬珪戍之丁未次池州  
都統制張林以城降戊申通判權州事趙昂發與其  
妻自經死伯顏入城見而憐之令具衣衾葬焉宋宰  
臣賈似道遣宋京致書請還已降州郡約貢歲幣伯  
顏遣武略將軍囊加歹同其介阮思聰報命止京以  
待且使謂似道曰未渡江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諸  
郡皆內附欲和則當來面議也囊加歹還乃釋宋京庚  
申發池州壬戌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  
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

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軍大呼曰宋軍敗矣諸戰艦居后者阿朮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並舟深入伯顏命步騎左右倚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筭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甲子攻太平州丁卯知州孟之縉及知無為軍

劉權知鎮巢軍曹旺知和州王喜俱以城降庚午師

次建康之龍巖大賚將士三月癸酉宋泌江制置趙

潛遁潛兇淮起兵溧陽就執而死都統徐王榮翁福

等以城降命招討使峻都守之知鎮江府洪起畏遁

總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寧國府趙與可遁知饒州唐

震死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郡亦相繼降丙

子國信使廉希賢至建康傳旨令諸將各守營壘毋

得妄有侵掠希賢與嚴忠範等奉命使宋請兵自衛

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為累使事希賢固

請與之丙戌至獨松嶺果為宋人所殺庚寅伯顏遣

左右司員外郎石天麟詣闕奏事世祖大悅悉可其  
奏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樞  
密院駐鎮江阿木別奉詔攻揚州江東歲饑民大疫  
伯顏隨賑救之民賴以安宋人遣都統洪模移書徐  
王榮等言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  
將之罪當按誅之愿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  
譎詐之計以視我之虛實當擇人以同往觀其事體  
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乃命議事官張羽等持王榮答  
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四月乙丑有詔以時暑方  
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

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  
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丁  
亥復命奉御愛先傳旨召伯顏赴闕以阿剌罕為參  
政留治省事伯顏至鎮江會諸將計事令各還鎮乃  
渡江北行入見於上都七月癸未進中書右丞相讓  
功於阿木遂以阿木為左丞相八月癸卯受命還行  
省什以詔書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等軍  
壘調淮東都元帥孛魯歡副都元帥阿里伯以所部  
兵泝淮而進九月戊寅會師淮安城下遣新附官孫  
嗣武叩城大呼又射書城中諭守將使降皆不應庚

辰招討別里迷失拒北城西門伯顏與孛魯歡阿里伯親臨南城堡揮諸將長驅而登拔之潰兵欲奔大城追襲至城門斬首數百級遂平其南堡丙戌次寶應軍戊子次高郵十月庚戌圍揚州召諸將指授方略留孛魯歡阿里伯守灣頭新堡衆軍南行壬戌至鎮江罷行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事十一月乙亥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于臨安參政阿剌罕等爲右軍以步騎自建康出四安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等爲左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壬午伯顏

至州先是常州守王宗洙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與張彥王安節等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遣人至城下射書城中招諭勿以已降復叛爲疑勿以拒敵我師爲懼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炮張弓弩晝夜攻之浙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麻士龍來援皆戰死甲申伯顏叱帳前軍先登豎赤旗城上諸軍見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拔之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

者瞻落矣以行省都事馬怒爲常州尹遣蒙古軍都元帥閣里帖木兒萬戶懷都先據無錫州萬戶忙古歹晏徹兒巡大湖遣監戰亦乞里歹招討使唆都宣撫使游顯會閣里帖木兒先趨平江庚寅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于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辛丑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伯顏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敢不每年進奉脩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即位之初奉國

書脩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如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岳頓首泣不已遣招討使抄兒赤以柳岳來使事及嚴奉使所賚國書入奏先是平江守潛說友遁通判胡玉等既以城降而復爲宋人所據甲辰衆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率衆出降庚戌遣襄加歹同其使柳岳還臨安以忙古歹范文虎行兩浙大都督事遣審玉脩吳江長橋不旬日而成庚申襄加歹同

宋尚書夏士林侍郎呂師孟宗正少卿陸秀夫以書  
來請尊世祖為伯父而世修子姪之禮且約歲幣銀  
二十五萬兩帛二十五萬匹癸亥遣囊加歹同師孟  
等還臨安遣忙古歹范文虎會阿剌罕昔里伯取湖  
州知州趙良淳死之丙寅趙與可以城降伯顏發平  
江留游顯懷都忽都不花屯兵鎮守別遣寧王守長  
橋十三年正月己巳次嘉興安撫劉漢傑以城降留  
萬亡忽都虎等戍之癸酉宋軍器監劉庭瑞以其宰  
臣陳宜中等書來即遣回乙亥宜中遣御史人劉岳  
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伯顏約會長安鎮辛

巳衆軍至崇德宜中又令都統洪模持書同囊加歹  
來見壬午次長安鎮宜中等不至癸未進軍臨平鎮  
甲申次臯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保  
康軍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奉傳國璽及降  
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餘慶等還臨安召  
宋宰臣出議降事時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為丞相  
不拜自請至軍前乙酉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  
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巡視城堡安諭軍民囊加歹  
洪模來報宜中與張世傑蘇義劉師勇等挾益王廣  
王下淞江航海而南惟謝太后及幼主在官中伯顏

亟遣使諭右軍阿剌罕與魯赤左軍董文炳范文虎據守淞江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而還丙戌禁軍士毋入城遣呂文煥持黃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先是三衛士白晝殺人閭里小民乘亂剽劫至是民皆安之丁亥遣程鵬飛洪雙壽等入宮慰謝后戊子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賈餘慶內官鄧惟善來見伯顏慰遣之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天祥數請歸伯顏笑而不答天祥怒曰我此來為兩國大事彼皆遣歸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汝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

政當與我共之令忙古歹唆都辭伴羈縻之令程鵬飛洪雙壽同賈餘慶易宋主削帝號降表己丑駐軍臨安城北之湖州市遣千戶囊加歹等以宋傳國璽入獻庚寅伯顏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於淞江暮還湖州市宋宗室大臣皆來見辛卯萬戶張弘範郎中孟祺同程鵬飛以所易降表及宋主謝后諭未附州郡手詔至軍前令鎮撫唐古歹罷文天祥所招募義兵二萬餘人壬辰伯顏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命唆都撫諭軍民部分諸將共守其城護其宮癸巳謝后復使人來勞問仍以溫言慰遣

之甲午分置其三衙諸司兵于各翼以俟調遣其生  
募幸軍愿歸者聽分遣蕭郁王世英等招諭衢信諸  
州二月丁酉遣劉頡等往淮西招夏貴仍遣別將徇  
地淪東西於是知嚴州方回知婺州劉怡知台州揚  
必大知慶州梁椅並以城降命右丞張惠參政阿剌  
罕董文炳呂文煥入見謝后宣布德意以慰諭之辛  
丑宋主率文武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臨  
安爲兩淞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入治府事復命  
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呂文煥等入城藉其軍民錢穀  
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官府

取宋主居之別室分遣新附官招諭南北兩廣四川  
未下州郡部分諸將分屯要害仍禁人不得侵壞宋  
氏山陵是日進軍淞江之澣潮不至者三日人以爲  
天助癸卯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與  
文天祥並爲祈請使揚應奎趙若秀爲奉表押璽官  
赴闕請命伯顏拜表稱賀曰臣伯顏言國家之業大  
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  
威之抗始于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  
天均慶臣伯顏等誠懼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  
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

域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而爲家獨此島夷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旋輒詐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連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旣出于自求怒致聞于斯赫臣伯顏等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荐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

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于獨松董文炳進師于海渚臣與阿塔海忒司中閫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已下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知窮蹙迭致哀鳴始則有爲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卒直抵于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崛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旂始豎其宋國主已於二月初五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

四六  
故茲惟睿筭卓冠前王視萬里如目前運天下于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為壽敬陳虎拜之詞臣伯顏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戊申堅等發臨安堂不行癸丑宋福王與芮奉書于伯顏辭甚懇切伯顏曰爾國既以歸降南北共為一家王勿疑宜速來同預大事且遣迓之戊午夏貴以淮南降庚申命囊加歹傳旨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三月丁卯伯顏入臨安俾郎中孟祺籍其禮樂祭器冊寶儀仗圖書庚午囊加歹至甲戌與芮來伯顏議以阿剌罕

董文炳留治行省事以經略閩粵忙古歹以都督鎮浙西唆都以宣撫使鎮浙東唐兀歹李庭護送宋君臣北上乙亥伯顏發臨安丁丑阿塔海等宣詔趣宋主母后入覲聽詔畢即日俱出宮惟謝后以疾獨留隆國夫人黃氏宮人從行者百餘人福王與芮沂王乃猷謝堂楊鎮而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三學之士數百人宋主求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五月乙未伯顏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閣受朝降授宋主羸瀛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宋平

唐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命

伯顏嘗于天地宗廟大殿天下帝勞伯顏伯顏再拜  
謝曰奉陛下成筭阿木剌力臣何功之有復拜同知  
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孫二十襲裨校有功者百二  
十三人賞銀有差初海都稱兵內向詔以右丞相安  
童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統諸軍於阿力麻里備之  
十四年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脅宗王以叛  
命伯顏率師討之與其衆遇於斡魯歡河夾水而  
陳相持終日俟其懈麾軍爲兩隊掩其不備破之昔  
里吉走死十八年三月世祖命燕王撫軍北邊以伯  
顏從仍諭之曰伯顏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俾從汝

不可以常人遇之燕王每與論事尊禮有加是歲頌群  
臣食邑詔益以藤州等處四千九百七十七戶伯顏  
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  
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  
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合馬謂其輕  
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  
無驗遂釋之復其任阿合馬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  
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  
幾以它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  
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

天誅之公也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  
代總其軍先是邊兵嘗乏食伯顏令軍中採蔑怯葉  
兒及菹藪之根貯之人四斛草粒稱是盛冬雨雪人  
馬賴以不飢又令軍士有捕塔刺不歡之獸而食者  
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  
曰伯顏以邊地寒軍士無衣欲易吾繒帛耳遂賜以  
衣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  
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寔謀  
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  
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

從世祖親征秦李庭董士選將漢軍得以漢法戰乃  
顏之黨金家塔不歹進逼乘輿漢軍力戰乃皆潰  
卒擒乃顏二十六年進金系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  
出鎮和林和林置知院自乃顏始二十九年秋宗王  
明理鉄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撒  
忽秃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進伯顏令之曰汝寒君衣  
之汝飢君食之政欲效力於此時爾於此不免將何  
以報麾諸軍進後者斬伯顏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  
奮大破之明里鉄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秃兒等  
追之伯顏引軍夜還至必失秃卒遇伏兵伯顏堅壁

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速哥梯迷  
秃兒等兵亦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  
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  
為牲伯顏不可衆皆歎服軍中獲謀者忻都欲殺之  
伯顏不許厚賜之遣賚書諭明里鉄木兒以禍福明  
里鉄木兒得書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  
顏留拒之廷臣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仍  
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  
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  
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

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  
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  
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  
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  
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  
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  
邊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  
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  
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為便成宗悉從之三十年冬  
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正月世祖崩

伯顏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伯顏呵之曰汝將爲賊邪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顏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閣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陞陳祖宗寶訓宣揚頤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大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賜金銀各有差時相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壘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

成宗問于伯顏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成宗是之三院遂罷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己亥雨水庚子伯顏薨年五十九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六德八年特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至正四年加贈宣忠佐命開濟翊戴功臣進封淮王餘如故子買的僉樞密院事囊加歹樞密副使孫相嘉失禮同僉樞密院事集賢學士至治末省先塋於白只刺山間

有變赴上都或勸以避之曰我與國同休戚今有難  
可避乎至上都果見囚久之得釋尋拜河南江北行  
省平章政事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魯孫普達失理  
皆能世其家

列傳卷第十四

列傳卷第十五

元史一百二十八

翰林學士張大和四諸纂修國史長瀛翰林待制張喜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總管張翥纂  
物修

阿朮

阿朮兀良氏都帥兀良合台子也沉幾有智略臨陣  
勇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為  
候騎所向摧陷莫敢當其鋒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  
趾無不在行 事見兀良合台傳 憲宗嘗勞之曰阿朮  
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世  
祖即位留典宿衛中統三年從諸王拜出帖哥征李

壇有功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  
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略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  
太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  
柵俘生口五萬軍遠宋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安陽  
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  
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虎頭山  
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  
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  
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七月大霖雨漢  
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

東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  
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  
之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  
教水軍築園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來興  
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  
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  
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木攻之順  
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木與元帥劉  
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木追戰至  
檀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

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樊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略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即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三月進平章政事秋九月師次郢

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木即奮槊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

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  
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朮遙見南岸沙洲即率衆趨  
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  
諸軍抵沙洲急擊攀岸步闔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  
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  
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  
遂拔陽羅堡盡得其軍實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  
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  
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己未水陸並趨鄂漢焚其船  
三千艘煙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

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朮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  
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  
請和伯顏謂阿朮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朮曰  
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且宋無信  
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  
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辛酉師次丁家洲遂與  
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  
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  
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朮挺身登舟手自持旄  
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以上詳見伯顏傳

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為重四月命阿  
朮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  
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于瓜洲漕粟  
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  
來攻柵敵軍夾河為陣阿朮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  
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  
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  
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  
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朮登石  
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

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  
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煙燄漲天宋兵既破  
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  
至圖山獲黃白鷓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  
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  
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朮駐兵瓜洲  
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朮  
控制之力為多十二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  
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  
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秦逃命江

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之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木牙下精兵旗幟盡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木牙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

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阿木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剌霍州以疾卒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

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膽略家貧嘗躬  
耕舍耒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賦  
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  
祖于潛邸世祖即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  
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諸路行中書省進僉河南  
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又加參知  
政事始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  
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  
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終不下九年  
二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明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

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  
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域人  
亦思馬因獻新礮法因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  
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  
海牙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詳具阿朮傳  
阿里海牙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  
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  
整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不欲  
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  
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

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為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里海牙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木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為行中書省左丞相阿木為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賞鈔二百錠十

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木遂以兵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來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禩孫夜遁還江陵知鄂州張晏然以城降鵬飛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郢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岳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木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不得侵掠其下恐

懼無敢取民之業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有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張榮實擣其中堅解汝楫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禔孫制置高逵恐即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券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

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希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冬十月至潭為書射城中以示希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曾滄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有三年春正月希力屈及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

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飢者遣使徇邠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宋經略使馬塹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為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塹塹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為書以天命地利人心開塹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

前兵至嚴關塹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錄上所賜靜江詔以示塹塹焚之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破其城民間城破即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塹及其總制黃文政總管張虎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塹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花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遠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隣徇潯容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

官如潭州以兵戍靜江昭賀梧州融乃還潭旣而宋  
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  
隆張虎羅飛咸起兵應之舒黃蘄相繼亦起大者衆  
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  
牙既定才喻等至雷州使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  
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執與珞冉安國黃之紀皆  
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蠻以  
其總管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卧龍羅蕃  
大龍遏蠻蘆蕃小龍石蕃方蕃琪蕃程蕃並置安撫  
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

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  
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  
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祿大夫  
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封楚國公謚武定至正八年進封江陵王子忽失  
海牙湖廣行中書省左丞貫只哥江西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

### 相威

相威國王速渾察之子也性弘毅重厚不飲酒寡言  
笑喜延士大夫聽讀經史論古今治亂至直臣盡忠

良將制勝必爲之擊節稱善以故臨大事決大議言必中節至元十一年世祖命相威總速渾察元統弘吉刺等五投下兵從伐宋由正陽取安豐略廬克和攻司空山平野人原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丞相伯顏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相威率左軍參政董文炳爲副部署將校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悉望風歛附吏民按堵如故進屯鹽官伯顏已駐師臨安城下得宋幼主降表相威乃移兵瓜洲與阿朮兵合臨揚州都統姜才以兵二萬攻揚子橋率諸將擊敗之十三年夏驛召相威秋入覲大饗賚功授金虎符征

西都元帥仍賜弓矢甲鞍文錦表裏四鈔萬貫從者賞賜有差時親王海都叛命領汪總帥兵以鎮西土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下以臣爲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爲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每除日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其可否不協公論者即劾去之繼陳便民一十五事其略曰併行省削冗官鈔鎮戍拘官船業流民錄故官贓饋遺淮浙鹽運司直隸行省行大司農營田司併入宣慰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田召佃仍減其租革宋公

更勿容作弊帝皆納焉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縱兵肆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閱治之得釋者以數千計昔里伯遁還都奏執還揚州治其罪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有旨命相威及知樞密院博羅自開平馳驛大都共鞠之阿合馬稱疾不出博羅欲回相威厲聲色曰奉旨按問敢回奏耶令輿疾赴對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喻相威曰朕知卿不惜顏面復命還南行臺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三萬二千余口並放爲民十八年

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以兵十萬航海征倭七晝夜至竹島與遼陽省臣兵合欲先攻太宰府遲疑不發八月朔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帝震怒復命行省左丞相塔海征之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怨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爲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萬全之策也帝意始釋遂罷其役又陳皇太子既令中書宜領撫軍監國之任選正人端士立詹事賓客諭

德贊善衛翼左右所以樹國本也帝深然之十九年  
又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為奴阿里海牙  
以為征討所得有旨果降民也還之有司若征討所  
得令御史臺籍其數以聞量賜有功者阿里海牙又  
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之阿  
里海牙自辨有旨遣使赴行臺逮問相威曰為臣敢  
爾欺誑邪滕御史何罪即馳奏使者竟歸二十年以  
疾請入覲進譯語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  
讀拜江淮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啓行四月卒于蠡  
州年四十四訃聞帝悼惜不已子阿老瓦丁南行臺

御史大夫孫脫歡集賢大學士

土土哈

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荅罕山部族自曲  
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為氏號其國曰欽察  
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曲出  
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  
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納之太祖遣使諭  
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汝  
亦納思荅曰逃鷗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  
木耶太祖乃命將討之亦納思已老國中大亂亦納

思之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受命帥師已扣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從征麥怯斯有功率欽察百人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強勇稱嘗侍左右掌尚方馬畜歲時捫馬乳以進色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土土哈班都察之子也中統元年父子從世祖北征俱以功受上賞班都察卒乃襲父職備宿衛宗王海都構亂世祖以國家根本之地命皇太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脫脫木失烈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以去土土哈率兵討之敗其將脫兒赤

顏於納蘭不刺邀諸部以還應昌部族只見瓦台搆亂脫脫木引兵應之中途遇土土哈將戰先獲其倏騎數十脫脫木乃引去遂滅只見瓦台追脫脫木等至秃兀刺河三宿而後返尋復敗之於斡歡河奪回所掠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十五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追失烈吉踰金山擒扎忽台等以獻又敗寬折哥等裒瘡力戰獲羊馬輜重甚衆還朝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金銀酒器及銀百兩金幣九歲時預宴只孫冠服全海東白鷄一仍賜以奪回所掠大帳而諭之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

以卿能歸之故以授卿嘗有旨欽察人爲民及隸諸王者皆別籍之以隸土土哈戶給鈔二千貫歲賜粟帛選其材勇以備禁衛十九年授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二十年改同知衛尉院事兼領群牧司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人八百俾領其事二十一年賜金虎符并賜金貂裘帽玉帶各一海東青鶻一水磴壹區近郊田二千畝籍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隸其麾下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院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衛遂兼都指揮使聽以宗族將吏備官屬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朶兒朶懷共禦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以聞勝刺哈設宴邀二大將朶兒朶懷將往土土哈以爲事不可測遂止勝刺哈計不得行未幾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也不干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啓行疾驅七晝夜渡禿兀刺河戰于孛怯嶺

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世祖時親征乃顏聞之遣  
使命土土哈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鐵哥軍萬  
騎擊走之獲馬甚衆并擒叛王哈兒魯等獻俘行在  
所誅之欽察康里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土土  
哈置哈刺魯萬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者  
悉令統之時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詔以土土哈從  
追乃顏餘黨於哈刺溫誅叛王兀塔海盡降其衆二  
十五年諸王也只里爲叛王火魯哈孫所攻遣使告  
急復從皇孫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溫山  
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丹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

戶府世祖多其功也以也只里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  
年從皇孫晉王征海都抵抗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  
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  
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秋七月世祖巡  
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其臣同患難者飲  
班木河之冰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還至京師大宴群臣復謂土土哈曰朔方人來聞海  
都言抗海之役使彼邊將皆如土土哈吾屬安所置  
哉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土哈言慶賞之典  
蒙古將吏宜先之帝曰爾毋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

力戰豈在汝右耶召諸將頒賞有差初世祖既取宋命籍建康廬饒租戶千爲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土土哈仍官一子以督其賦二十八年土土哈奏哈刺赤軍以萬數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金帶玉帶海東青鶻各一復賜其部曲毳衣縑素萬匹於是率哈刺赤萬人北獵於漢塔海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三十年春師次欠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奏功加龍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海都聞取乞里吉

思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孛羅察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詔以邊境事重其免會朝遣使就賜銀五百兩十寶金壺盤盃各一鈔萬貫白氊帳一獨峯駝五冬召至京師賞賚有加別賜其麾下士鈔千二百萬貫元貞元年春仍出守北邊二年秋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身至玉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岳木忽等入朝帝解御衣以賜又賜金五十兩銀千五百兩鈔五萬貫轎輿各一大德元年正月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奉命還北邊二月至宣德府卒年六十一贈

金紫光祿大夫司空追封延國公謚武毅後加封昇  
王子八人其第三子曰牀兀兒

牀兀兒初以大臣子奉詔從太師月兒魯行軍戰於  
百塔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  
德元年襲父職領征北諸軍帥師踰金山攻八隣之  
地八隣之南有荅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伐  
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  
不能及馬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  
林野其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湧水  
拍岸水柵漂散因奮師馳擊追奔五十里盡得其人

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所遣援八隣之將孛伯  
軍遇河之上有高山孛伯陣於山上馬不利下馳牀  
兀兒麾軍渡河蹙之其馬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  
十餘里孛伯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徹禿  
等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其地亦有山甚高敵兵據  
之牀兀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及四面上奮擊盡覆  
其軍三年入朝成宗親解御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  
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  
卿復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  
牀兀兒及戰牀兀兒嘗爲先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

思等犯邊牀兀兒迎敵於濶客之地及其未陣直前  
搏之敵不敢支追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兵越金  
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牀兀兒急引兵  
敗之復與都哇相持于兀兒秃之地牀兀兒以精銳  
馳其陣左右奮擊所殺不可勝計都哇之兵幾盡武  
宗親視其戰乃嘆曰何其壯耶力戰未有如此者事  
聞詔遣御史大夫秃只等即赤訥思之地集諸王軍  
將與戰勝功狀咸稱牀兀兒功第一武宗既命尚雅  
忽秃兒楚王公主察吉兒及使者以功簿奏帝復出御  
衣遣使臨賜之七年秋入朝帝親諭之曰卿鎮北邊

累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  
以衣帽金珠等物甚厚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院副  
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大僕少卿仍賜其軍萬人鈔  
四千萬貫九年諸王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相  
聚而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  
孫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連年構兵以相殘殺是  
自隳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嫡孫  
吾與誰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弗能勝今與其子  
牀兀兒戰又無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  
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養少者

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帝許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爲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知故成宗崩武宗時在渾麻出之海上牀兀兒請急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武宗納其言即日南還及即位賜以先朝所御大武帳等物加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復封容國公授以銀印賜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改授金印帝曰世祖征大理

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之且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牀兀兒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驕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即位入朝特授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僕少卿延祐元年敗叛王也先不花等軍于亦忒海迷失之地遣使入報賜以尚服二年敗也不花所遣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于赤



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  
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  
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  
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唐三  
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  
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  
降即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爲迂  
卒不用於是博選宿衛中材力可任用者以阿八赤  
奉命往監元帥紐鄰軍過宋人接兵駐重慶下流之  
銅羅峽夾江據厓爲壘宋都統甘順自夔州泝流西

上乘舟來攻阿八赤預積薪於二壘明火鼓譟矢石  
如雨順流而進宋人力戰不能支退保西岸斂兵自  
固黎明復至阿八赤身率精兵緣厓而下戰艦復進  
宋人敗走殺傷數千人帝聞而壯之賜銀二錠憲宗  
崩阿八赤從父倍道歸燕世祖即位問以川蜀之事  
阿八赤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以對世祖撫掌曰  
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  
之聲勢耳至元七年南征襄樊發河南北器械糧儲  
悉聚于淮西之義陽慮宋人剽掠命阿八赤督運二  
日而畢既還世祖大悅以銀一錠賜之十四年立尚

膳院授中順大夫同知尚膳院事十八年佩三珠虎符授通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阿八赤往來督視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八赤檄樞密并行省奏聞斬之以懲不律運河既開遷膠萊海道漕運使二十一年調同僉宣徽院事遼左不寧復降虎符授征東招討使阿八赤招徠降附期以自新遠近帖然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都元帥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召見世祖親解衣衣之并金玉束帶及弓矢甲冑賜焉二十四年改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詔四省所發士馬俾阿八赤關視九月領中衛親軍千入朔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烜空其城而遁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敝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縶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

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班師選諸軍步騎命先啓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子寄僧爲水達達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乃顏叛戰于高麗雙城調萬安軍達魯花赤平黎蠻有功遷雷州路總管卒孫完者不花同知潮州路總管府事次禿滿不花也先不花太不花

紐璘也速合兒附

紐璘珊竹帶人祖亨羅帶爲太祖宿衛從太宗平金  
成河南父太答兒佐憲宗征阿速欽察等國有功拜  
都元帥歲壬子率陝西西海鞏昌諸軍攻宋入蜀癸  
丑與總帥汪田哥立利州甲寅攻碣門黎雅等城乙  
卯入重慶獲都統制張實是歲卒紐璘偉貌長身勇  
力絕人且多謀略常從父軍中丁巳歲憲宗命將兵  
萬人略地自利州下白水過大獲山出梁山軍直抵  
夔門戊午還釣魚山引軍欲會都元帥阿答胡等於  
成都宋制置使蒲擇之遣安撫劉整都統制段元鑑  
等率衆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

渡自旦至暮大戰斬首二千七百餘級遂長驅至成都帝聞賜金帛勞之蒲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四川兵取成都會阿答胡死諸王阿卜干與諸將脫林帶等謀曰今宋兵日逼聞我帥死必悉衆來攻其鋒不可當我軍去朝庭遠待上命建大帥然後禦敵恐無及已不若推紐璘爲長以號令諸將出彼不意敵可必破衆然之遂推紐璘爲長紐璘率諸將大破宋軍于靈泉山乘勝追擒韓勇斬之蒲擇之兵潰進圍雲頂山城扼宋軍歸路其上將倉卒矢計遂以其衆降城中食盡亦殺其守將以降成都

彭漢懷綿等州悉平威茂諸蕃亦來附紐璘奉金銀竹箭銀銷刀遣速哥入獻帝賜黃金五十兩即軍中真拜都元帥時紐璘軍止二萬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魯等守成都自將萬五千人從馬湖趨重慶冬帝進軍至大獲山紐璘率步騎號五萬戰船二百艘發成都遣張威以五百人爲前鋒水陸並進謀鎖重慶江以絕吳蜀之路縛橋資州之口以濟師千戶暗都刺率舟師而下紐璘將步騎而南旌旗輜重百里不絕鼓譟渡瀘放舟而東蒲擇之以兵分道要遮遇輒敗之紐璘至涪造浮橋駐軍橋南北以杜宋援兵聞大

軍多瘡癘遣人進牛犬豕各萬頭明年春朝行在所  
還討思播二州獲其將一人宋將呂文煥攻涪浮橋  
時新立成都士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紐璘憂之密  
旨督戰不得已出師大敗文煥軍獲其將二人斬之  
遂班師文煥以兵襲其後紐璘戰却之中統元年世  
祖即位紐璘入朝賜虎符及黃金五十兩白金二千  
五百兩馬二匹紐璘遣孛載立招降黎雅碉門巖州  
偏林關諸蠻得漢番二萬餘戶未幾詔速哥分西川  
兵及陝西諸軍屬紐璘鎮秦鞏唐兀之地三年宋將  
劉整以瀘州降呂文煥圍之詔以兵往援文煥敗走

遂徙瀘州民於成都潼川四年為劉整所譖徵至上  
都驗問無狀詔釋之還至昌平卒子也速答兒  
也速答兒勇智類其父至元十一年入見世祖以屬  
行樞密院火都赤使習兵事從圍嘉定以三千人至  
三龜九頂山相地形勢敗宋安撫魯萬壽兵斬首五  
百級以功賜虎符授六翼達魯花赤魯萬壽尋遣部  
將李立以嘉定三龜九頂紫雲諸城砦降又從行樞  
密副使忽敦率兵徇下流諸城皆望風來附忽敦以  
兵二萬會東川行樞密院合答圍重慶歲餘不下帝  
命行樞密副使不花代將不花將兵萬餘至城下也

速答兒率二十餘騎攻其門宋都統趙安出戰也速答兒三入其軍再挾猛士以出大兵四集斬首五百餘級趙安開門降制置使張珩遁追至涪州擒之捷聞帝賜玉帶鈔五千貫授西川蒙古軍馬六翼新附軍招討使遷四川西道宣慰使加都元帥羅氏鬼國亦奚不薛叛詔以四川兵會雲南江南兵討之至會靈關亦奚不薛遣先鋒阿麻阿豆等將數萬衆迎敵也速答兒馳入其軍挾阿麻阿豆出斬之亦奚不薛懼率所部五萬餘戶降以功拜西川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加賜金帛鞍轡西南夷雄左都掌蠻得蘭右

詔以兵討降之改四川等處行樞密副使冬烏蒙蠻陰連都掌蠻以叛詔以兵會雲南行院拜答力進討也速答兒擒烏蒙蠻帝賜玉帶織金服遷蒙古軍都萬戶復賜銀鼠裘鎮唐兀之地進同知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仍居鎮成宗即位拜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武宗時由四川遷雲南加左丞相仍爲平章政事南征叛蠻感瘴毒還至成都卒弟八剌襲爲蒙古軍萬戶八剌卒次子拜延襲拜四川行省左丞長子南加台官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阿刺罕

阿剌罕札剌兒氏祖撥徹事太祖為火而赤又為博而赤攻城掠地數有戰功太宗即位仍以其職從征隴北陝西身先戰士死焉父也柳干幼隸皇子岳里吉為衛士長歲乙未從皇子闊出忽都禿南征累功授萬戶遷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及大將察罕卒也柳干領其職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郡戊午戰死揚州阿剌罕襲為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己未從世祖渡江至鄂而還世祖即位從至未黎伯顏孛剌宗王阿里不哥稱兵內向阿剌罕以所部軍擊破阿監帶兒渾都海之兵於昔門禿追至河

西以功賜金五十兩中統二年李壇叛據濟南大軍討之阿剌罕與壇戰於老倉口敗之壇伏誅授都元帥賜金虎符銀印四年春改上萬戶從都元帥阿木伐宋九月師次襄陽西安陽灘逆戰宋兵敗之五年大軍圍襄樊阿剌罕守南面百丈山漫河灘兵累交宋不能師十年春樊城破襄陽降十一年秋丞相伯顏與阿木會師襄陽遣阿剌罕率諸翼軍攻郢復諸州十月奪郢州南門堡丞相伯顏阿木親率騎兵行視漢陽城壁欲取漢口渡江宋人以精兵扼漢口乃遣阿剌罕帥蒙古騎兵倍道兼行擊破沙蕪堡遂入

江取鄂州阿剌罕同斷事官楊仁風東略壽昌得米四十萬斛遂統左翼軍順流東下沿江州郡悉降乃撫輯其人民十二年六月加昭毅大將軍蒙古漢軍上萬戶屯駐建康丞相伯顏受詔赴闕以阿剌罕留治省事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丞相伯顏還軍中分軍爲三道並進阿剌罕由西道趨溧水溧陽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慶豐坊敗宋軍斬首七千級又擒其將祝亮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級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又敗其都統等三人斬首三千級破建平縣殺其守吏進攻廣德

軍獨松關先是宋廣德守張濡殺國信使廉希賢嚴忠範等于獨松關及阿剌罕軍次安吉州上栢鎮濡率兵來拒戰大敗之斬首二千級生擒其副將馮翼戮於軍前濡遁走追斬之十三年春宋以國降詔阿剌罕同左丞董文炳率高興等攻浙東溫台衢婺處明越及閩中諸郡降其運使提刑等五百人追襲宋嗣秀王趙與擇至安福縣與擇以軍三萬來拒戰阿剌罕身先士卒率高興撒里蠻等渡江鏖戰四十餘里斬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生擒與擇及其將吏百八十人悉斬之獲其銅印五軍資器仗無算泉州蒲

壽庚降江南平以參知政事佩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俄遷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召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蒙古軍四十萬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中子拜降襲累遷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仍領本軍萬戶拜降卒弟也速迭兒襲由左手蒙古軍萬戶累遷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

阿塔海

阿塔海孫都兒祖塔海拔都兒驍勇善戰嘗從太

祖同飲黑河水以功爲千戶父卜花襲職卒阿塔海魁偉有大度才略過人既襲千戶從大帥兀良合歹征雲南身先行陣師還事世祖于潛邸至元九年命馳驛督諸軍攻襄陽襄陽下第功授鎮國上將軍淮西行樞密院副使築正陽東西城五月霖雨宋將夏貴乘淮水溢來爭正陽阿塔海率衆禦之貴走追至安豐城下而還拜中書右丞行樞密院事渡江與丞相伯顏軍合克池州十二月師次建康宋鎮江攝守石相忠遣使乞降揚州守將李庭芝聞之遣兵突圍出擊阿塔海率師救之宋兵望風退走時真泰諸城

尚爲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固阿塔海乃立木  
柵以保障居民又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宋將  
張世傑孫虎臣帥舟師陳于江中焦山下其勢甚張  
阿塔海與平章阿木登南岸督諸軍大破之宋殿帥  
張彥與平江都統劉師勇襲呂城遣萬戶懷都擊之  
斬彥十月併行樞密院于行中書省仍以阿塔海爲  
右丞克常州降平江嘉興十三年正月會兵臨安宋  
降以其幼主母后入覲詔復趨瓜洲與阿木議淮南  
事宜淮南平詳見伯顏阿木傳十四年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行中書省事十五年二月召赴闕拜光祿  
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移治臨安二十年遷征東行  
省丞相征日本遇風舟壞喪師十七八二十二年行  
同知沿江樞密院事二十三年行江西中書省事入  
朝二十四年扈從征乃顏師還奉朝請居京師二十  
六年十二月卒年五十六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子  
阿里麻江淮行樞密副使累官至江南諸道行御史  
臺御史大夫卒

唆都伯家奴

唆都扎剌兒氏驍勇善戰入宿衛從征花馬國有功

李壇叛山東從諸王哈必赤平之還言于朝曰郟縣  
惡少年多從閭道鬻馬于宋境乞免其罪籍爲兵從  
之得兵三千人以千人隸峻都爲千戶命守蔡州至  
元五年阿木等兵圍襄陽命峻都出巡邏奪宋金剛  
臺寨箐基窩青澗寨大洪山歸州洞諸隘嘗猝遇宋  
兵千餘持羈勒欲竊馬峻都戰敗之斬首三百級六  
年宋將范文虎率舟師駐灌子灘丞相史天澤命峻  
都拒却之陞總管分東平卒八百隸之九年攻樊城  
峻都先登城遂破襄陽降再與卒五千賜弓矢襲木  
金鞍白金等物入見陞郟復等處招討使十一年移

戍郟州之高港敗宋師斬首三百級獲裨校九人從  
大軍濟江鄂漢降十二年建康降參政塔出命峻都  
入城招集改建康安撫使攻平江嘉興皆下之帥舟  
師會伯顏于臯亭山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  
政董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峻都  
從之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峻都曰嚴州不  
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衢婺徼連兵來  
攻峻都戰却之獲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復婺州敗宋  
將陳路鈐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  
州衢守備其嚴峻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

相留夢炎降攻慶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  
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  
元帥府事聽參政塔出節制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  
泛海會于廣州之雷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  
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邵  
武兵夕至矣唆都告于衆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  
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唆都  
趨建寧遇宋兵于崇安軍容甚盛令其子百家奴及  
楊庭壁等數隊夾擊之范萬戶以三百人伏祝公橋  
移刺答以四百人伏北門外庭壁陷陣深入宋兵敗

走伏兵起邀擊之斬首千餘級宋丞相文天祥南劍  
州都督張清合兵將龔建寧唆都夜設伏敗之轉戰  
至南劍敗張清奪其城至福州王積翁以城降攻興  
化軍知軍陳瓚乞降復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  
石兩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  
萬餘級獲瓚支解以徇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  
家奴一會塔出留攻之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  
潮州一府馬發不降唆都恐失雷場之期乃舍之而  
去十一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發城守益備唆都  
塞塹一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

十餘日不能下峻都令于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  
仕者增秩總管兀良哈耳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  
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徵入見帝以江  
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左丞行省泉州招諭南夷  
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  
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峻都率  
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大  
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峻都造木爲城闢田以耕  
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  
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峻都帥師來會敗交

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脫歡命  
峻都屯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  
班師脫歡引兵還峻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  
及至六營則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滿江峻都戰死事  
聞贈榮祿大夫謚襄愍子百家奴百家奴至元五年  
從元帥阿朮攻襄陽築新城數立功七年以質子從  
郡王合達敗宋兵於灌子灘八年夏四月宋殿帥范  
文虎等督從糧運輸之襄陽晝夜不絕百家奴乘戰  
船順流至鹿門山欲塞宋糧道出擊范文虎軍累獲  
戰功於是河南行省命爲管軍總把後隸丞相伯顏

麾下擢為知印從攻鄂州宋都統趙五帥諸軍來迎  
 戰百家奴深入却敵身被數瘡攻沙洋立雲梯於東  
 角樓登城力戰破之奪其旗幟弓矢衣甲攻新城先  
 登拔之宋將王安撫棄城宵遁伯顏以百家奴前後  
 戰功上聞世祖大悅曰此人之名朕心不忘兵還時  
 大用之朕不食言也今且以良家女及銀梳一賜之  
 以為左驗從圍漢陽白沙武口曳船入江宋制置夏  
 貴來迎戰百家奴與暗谷孫突入敵陳擊之宋兵奔  
 潰遂登江南岸獲其戰船器甲甚多轉戰至黃州會  
 日暮追擊夏貴至白虎山夜分乃還未幾復攻破金

牛坝十二年春正月與千戶薛赤干取雞籠洞還至

瑞昌縣遇夏貴潰兵復擊敗之是時宋遣兵救瑞昌

未至而縣已下矣復擊宋救兵得宋所執北兵五人

來歸圍江州宋安撫呂師夔以城降東定池州擊宋

平章賈似道及孫虎臣于丁家洲追逐百里餘奪戰

船五艘及旗幟器甲擒宋統制王文虎因定黃池略

宣州百家奴為前鋒與敵兵戰喃呢湖敗之奪其

戰船三百艘太平州亦望風款附其父唆都因說下

達康於是伯顏令謁只里論諸將功遂賞百家奴銀

二錠以旌之仍命為管軍總把俄從伯顏入朝加進



P16

義校尉賜銀符為管軍總把攻丹陽呂城破常州皆  
有功至蘇州宋守臣王安撫以城降秀州湖州皆不  
煩兵而下諸軍乘勝直趨臨安宋主出降十三年領  
新附軍守鎮江未幾復從平章博魯歡攻秦壽二州  
中瘡遂罷攻後數日與萬戶葉了虔將兵攻秦州新  
城百家奴力疾先登破之復被兩瘡已而從阿木攻  
下揚州諸郡得宋制置李庭芝都統姜才以功陞武  
略將軍賜金符為管軍總管鎮高郵白馬湖是時行  
省以百家奴襲父唆都郢復州招討使達康宣撫使  
仍領入軍頃之徇地福建行定衛孫信等

管武宗即位遷鎮江路總管至大四年金瘡發卒于  
家

李恒

李恒字德卿其先姓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  
國主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  
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  
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及嗣王移相哥立惟  
忠從經略中原有功淄川王分地以惟忠為達魯花  
赤佩金符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己子  
中統三年命恒為尚書斷事官恒以讓其兄李壇反

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壇怒繫恒闔門獄中壇誅得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萊路奧魯總管佩金符併償其所失家資至元七年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從伐宋襄陽守將呂文煥時出拒敵殿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十年春恒以精兵渡漢自南面先登樊城破襄陽亦降捷聞帝賜以寶刀遷明威將軍佩金虎符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郢而進攻

沙洋新城留恒為後拒敵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陽俱下以功遷宣威將軍賜白金五百兩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蒙民聚眾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斂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為民仍禁軍毋得虜掠饋獻充積一無所受十二年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攻沙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

元史列傳卷六

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死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江州師次建昌縣擒都統熊飛遂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槃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進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略徐直諒奉蠲書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誣富民與敵連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

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盜王昱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道追之併破趙孟澹軍取汀州元帥府罷授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加鎮國上將軍遷福建宣慰使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

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礪州十四年拜叅知政事行省江西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

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宗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茭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猶戰死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

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得  
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  
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  
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功成入覲帝  
賞勞甚厚將士預賜宴者二百餘人十七年拜資善  
大夫中書左丞行省荆湖掠民爲奴婢者禁之常德  
澧辰沅靖五郡之飢者賑之獵戶之籍於官者奏請  
一千戶之外悉放散之十九年乞解軍職乃命其長  
子同知江西宣慰司事散木解襲爲本軍萬戶占城  
之役恒奉旨給其糧餉器械海艦百艘久留瘴鄉冒

疾而還俄有詔命恒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結筏渡  
海奪天長府交趾遂空其國航海而遁恒封其宮庭  
府庫追襲於海洋敗之得船二百艘幾獲其世子會  
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浸濯營地議者謂交趾且  
降請班師恒弗能奪遂還蠻兵追敗後軍王乃改命  
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恒膝一卒負恒而趨至思  
州毒發卒年五十後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  
武愍再贈推忠靖遠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  
公子散木解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囊加真益都淄萊  
萬戶遜都台同知湖南宣慰使司事孫薛徹千兵部

侍郎薛徹禿益都般陽萬戶

列傳卷第十六

列傳卷十七

元史二百三十

翰林學士中矣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皇禧等奉

勅修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魯祖太赤為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眾擢

利用監二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二十四年分中書爲尚書省桑哥爲相引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叅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備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旣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茂列忻都王濟湖廣省臣要東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千兩汀漳

剽盜歐狗久不平遂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

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汙暴所致今既來歸即爲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他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狗爲其黨縛致于軍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平三十一年帝不豫徹里馳還京師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臣共定策迎立成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爲明徵賦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爲其

若爲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爲也帝聞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爲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爲田水道淤塞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九年召入爲中書平章政事十月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資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徐國公謚忠肅至治二年加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武寧王謚正憲子朶兒只江  
浙行省左丞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即  
漢高車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滅  
即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荅曰  
昔與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旣亡不忍改所事遂  
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爲太祖所虜燕真最幼年方  
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於  
藩邸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

以居寺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  
地殿下以皇弟獨處安全可乎世祖然之因請從南  
征憲宗喜即分兵命趨鄂州而自將攻蜀之釣魚山  
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留部覺阿里  
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于上都世  
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官止衛率不忽木其仲  
子也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竒之命給事裕宗東  
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於國子祭  
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爲有公輔器世祖  
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

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徯纂歷代  
帝王名謚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本讀數過即  
成誦帝召試不退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  
太谷禿魯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  
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自堯舜禹湯文  
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爲後  
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  
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  
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

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  
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  
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  
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  
員其書筭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  
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  
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  
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筭學各置生  
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  
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

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

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筭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筭科則專令熟閑筭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

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

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書奏帝覽之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真定蕃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直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其冠庭下責以不職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固知之十九年陞提刑按察使有訟靜州守臣盜官物者靜州本隸河東特命不

忽木往按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二十一年召叅議中書省事時權茶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宣政使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叅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繆言阿合馬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

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徵幸不死爾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其實散札兒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二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河東按察使阿合馬以貲財諂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饑不忽木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合馬所善

幸臣奏不忽木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  
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  
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合馬竟伏誅吐土哈求欽察之  
爲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  
其籍改正之吐土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  
不忽木諫曰遇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  
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  
爲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二十四年桑哥奏  
立尚書省誣殺叅政楊居寬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  
桑哥深忌之嘗指不忽木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

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以  
疾免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坐輦中帝曰  
汝兄必以其日來迎不忽木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  
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  
貧命盡給之二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  
修國史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里等劾奏桑哥罪  
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  
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于中書欲用不忽木爲丞相固  
辭帝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  
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

元史及傳卷一七  
也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求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以責中丞崔或或謝病不知不忽木面斥或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說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

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曰燭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僞昭明王等詰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麥木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柰何又欲効之乎事遂寢或勸征流求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之桑哥黨人納速刺丁等旣誅帝

元史列傳卷之七  
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忽木力爭之不從曰  
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  
難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爲寶遂弗與或言京師  
蒙古人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  
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  
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  
人第宅已與民居犬牙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諧完  
澤徇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  
書設或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  
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

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右批其頰而  
出之是日苦寒解所御黑貂裘以賜帝每顧侍臣稱  
塞唾旃之能不忽本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  
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誠不知也不忽木  
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  
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三  
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  
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  
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  
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

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  
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  
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  
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  
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欵陳夜至  
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三十年帝不豫故事  
非國人勲舊不得入卧内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  
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  
顏並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寇澤至不得入伺月魯那

顏伯顏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  
不預何耶伯顏歎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  
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太后  
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  
爲之臣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官中所當預  
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後發引升祔請謚南  
郊皆不忽木領之成宗即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  
丞相常獨入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  
之曰卿先朝腹心顧朕寡昧惟朝夕啓沃以匡朕不  
逮庶無負先帝付託之重也成宗躬攬庶政聽斷明

果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太后亦以不忽木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今

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有如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執政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留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春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於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當此制去重字大

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平特命行中丞事三年兼領  
侍儀司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  
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勸風俗爲先若使子證  
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賦不叙御史言罰  
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飾若加笞  
辱非州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復作帝  
遣醫治之不効乃附奏曰臣孱庸無取叨承眷渥大  
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十六帝聞之  
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紵以  
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

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  
所薦拔丞相哈刺哈孫岑刺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  
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  
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  
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  
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間必陳說古今  
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  
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  
朕也武宗時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子回回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夔夔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為翰林學士承旨

### 完澤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薛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部太宗伐金命太弟睿宗由陝右進師以擊其不備土薛為先鋒遂去武休關越漢江畧方城而北破金兵于陽翟金亡從攻興元閬利諸州拜都元帥取宋成都斬其將陳隆之賜食邑六百戶父線真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四年拜中書丞相與諸儒臣論定朝制完澤以大臣子選為裕宗王府僚屬裕宗為皇太子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慎密

太子甚器重之一日會燕宗室指完澤語衆曰親善遠惡君之急務善人如完澤者群臣中豈易得哉自是常典東宮衛兵裕宗薨成宗以皇孫撫軍北方完澤兩從入北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伏誅世祖咨問廷臣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入相革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歲逋負之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三十一  
年世祖崩完澤受遺詔合宗戚大臣之議啓皇太后迎成宗即位詔諭中外罷征安南之師建議加上祖宗尊謚廟號致養皇太后示天下為人子之禮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

以饋賜百姓當時以賢相稱之大德四年加大傅錄  
軍國重事位望益崇成宗倚任之意益重而能處之  
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  
七年薨年五十八追封興元王謚忠憲

### 阿魯渾薩理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合薩理當太祖定西域還  
時因從至燕會畏兀國王亦都護請于朝盡歸其民  
詔許之遂復西還精佛氏學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  
經律論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至元十二年入爲釋  
教都總統拜正議大夫同知總制院事加資德大夫

統制使年七十卒子三人長曰畏吾兒薩理累官資  
德大夫中書右丞行泉府太卿季曰烏瓦赤薩理阿  
魯渾薩理其中子也以父字爲全氏幼聰慧受業於  
國師八哈思巴旣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  
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  
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至元  
二十年有西域僧自言能知天象譯者皆莫能通其  
說帝問左右誰可使者侍臣脫烈對曰阿魯渾薩理  
可即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宿衛內朝會有江  
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

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遂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澗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秋九月命領館事阿魯渾薩理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

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變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薩理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仍兼左侍儀奉御士之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賚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臯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損之誰肯至者阿魯渾薩理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二十二年夏六月遷嘉議大夫二十三年進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二十四年春立尚書省桑哥用事詔阿魯渾薩理與同視事固辭不許授資德大夫尚書右丞繼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桑哥為政暴橫且進其黨與阿魯渾薩理數切諍之久與乖刺惟以廉正自持桑哥奏立徵利司理天下逋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道路側目無敢言者會地震北京阿魯渾薩理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慶未幾桑哥敗以連坐亦籍其產帝問桑哥為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陛

下方信任桑哥甚彼所忌獨臣數言不行若抱柴救火祇益其暴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必自悟也帝亦以為然且曰吾甚愧卿桑哥臨刑吏猶以阿魯渾薩理為問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至於敗彼何與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遣張元思賜以金帛辭不受二十八年秋乞罷政事并免太史院使詔以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大怒以為誅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

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後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三十年復領太史院事明年帝崩成宗在邊裕宗太后命爲書趣成宗入正大位又命率翰林集賢禮官備禮冊命明年春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爲對且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

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者真全材也於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薨年六十有三延祐四年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定子三人長岳柱次久著終翰林侍讀學士次買住蚤卒岳柱自有傳阿合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端愿乞台薩理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

通敏

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識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即異之既長就學日記千言年十八從丞相谷失蠻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至大元年授集賢學士階政議大夫即以薦賢舉能爲事皇慶元年陞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日接見儒生詢求民瘼延祐三年進資善大夫隆禧院使七年授太史院使英宗視其進止整暇顧謂叅政速速曰全院使真故家令

子也泰定元年改太常禮儀院使四年授禮部尚書領會同館事俄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天曆元年進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至順二年除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相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命時燕帖木兒爲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嘉之特賜幣帛及上尊酒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

餘衆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之岳柱曰  
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爲民害耶不  
可宰執皆失色憲司亦以興兵不便爲言岳柱終持  
不可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賊  
曰致我爲非者兩廵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哉諭  
其衆皆使復業一方以寧三年遷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明年十二  
月端坐而卒年五十三岳柱天資孝友母弟久住早  
卒喪之盡哀尤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  
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  
也我何與焉母郤氏亦常稱之曰吾子古人也子四  
人長普達同僉行宣政院事次安僧爲久住後章佩  
監丞次仁壽中憲大夫長秋寺卿

24431.4

#956H

3030

列傳卷第十七

列傳卷第十七

